

新派武侠小说

方颐家 ● 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雁丘泪

本书为历史武侠言情小说，叙述了南宋开禧北伐时期，辛弃疾关门弟子赵从美在执行任务时，与三个不同民族的姑娘之间所产生的凄迷动人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一系列传奇性的描述，讴歌了人类社会的真善美，揭示了在英雄气与儿女情交织，民族仇与人性美碰撞时爱情的伟大力量，由此印证了元好问的千古绝唱『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文笔优美动人，极具欣赏价值。本书于二零零二年在泰国《中华日报》上全篇连载，引起很大反响，是当前武侠小说中难得的佳作。

新派武侠小说

方颐家 ● 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雁丘泪

雁丘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雁丘泪 / 方颐家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4
ISBN 7—5325—3992—X

I. 雁... II. 方...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583 号

雁 丘 泪

方颐家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宏达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625 插页 2 字数 386,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5325—3992—X

K·682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64063949



目 录

第一章	龙泉鸳鸯剑	1
第二章	鳄鱼潭传奇	16
第三章	汪家庄定盟	34
第四章	扑朔迷离案	51
第五章	襄阳夜恐怖	66
第六章	月下五结义	85
第七章	冰冻莲子汤	101
第八章	乌毒掌再现	116
第九章	酒坛显神威	131
第十章	松林失落剑	147
第十一章	风雨鹿门山	163
第十二章	梦里与花里	182

目 录

第十三章	桐柏山历险	198
第十四章	蓝眼睛传奇	215
第十五章	菩萨也痴狂	231
第十六章	侠女杨妙真	246
第十七章	血溅迎宾楼	267
第十八章	焦筋蓝靛手	282
第十九章	曲塘浴血记	297
第二十章	双凰润玉液	313
第二十一章	防御图风波	329
第二十二章	魂断走尸岗	347
第二十三章	巾幗情义浓	367
第二十四章	横汾路雁丘	382
第二十五章	血魔闹晋祠	401
第二十六章	再牵前生缘	417
第二十七章	图纸易手记	432
第二十八章	难过者情关	448
第二十九章	男儿泪哭干	464
第三十章	双刀战长枪	479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仲夏夜之梦.....	495
第三十二章 玉随香殒消.....	511
尾声 千古绝唱.....	526



词曰：

万万千千恨，前前后后山。旁人道我轿儿宽。不道被他遮得，望伊难。今夜江头树，船儿系那边。知他热后甚时眠？万万不成眠后，有谁扇？

这首《南歌子》乃南宋词人辛弃疾晚年所作，明似旅途即兴，实则伤悼自己一段幽情苦绪。词中前一“他”，暗指党怀英也；后一“伊”——“他”，暗指独吉住住也。这“万万千千恨”，倾诉尽天下后世多少有情人不能成眷属之悔恨！这“万万不成眠后”，网罗尽天下后世多少痴情男女一念之差之遗憾！万万千，千千万万，怎一个“情”字了得！

第一章 龙泉鸳鸯剑

话说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太师韩侂胄力排众腐儒、懦夫之议，积极主张北伐，以图谋恢复中原，往金占区派遣了众多耳目，用来审敌虚实，刺探军情。至开禧元年，正当北伐秘密进入要紧时刻，忽悉南宋在金后方间谍网接连被金破获，众多关键人物皆为金人所杀，南宋枢密院大震。

七月那天，韩侂胄刚与参知政事钱象祖、吏部尚书刘德秀在枢密院商讨了军情回机速房，忽报侍御史邓友龙有要事求见，便立召见之。但见邓友龙垂头丧气地趋了进来，韩侂胄见他那样子，便知又有坏消息来。果然，邓友龙递上一张纸，韩侂胄接过来一看，乃一纸襄阳府呈文，云：

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皇甫斌禀。奉太师令，前年密遣耳目卢仲勋潜入淮北刺探鞑子军机，卓有成效，屡建奇

功。天变不测，日前接得淮北细作密报，卢仲勋为人刺杀。又太师在襄阳府所设秘密接应司统制官翟幼林日前在馆驿被炸死，案奇未破。乞即差干将一员来襄阳，缉拿奸宄。谨拜表以闻。

韩侂胄勃然大怒，朝着邓友龙喝道：“北伐已悄悄拉开帷幕，正是需要鞑子军情紧要关头，我朝在沦陷区诸刺探要人却连连被杀被拿，你身为有司，怎地束手无策？”邓友龙满头大汗，应道：“太师休要动怒！此事端的蹊跷。依下官猜测，诚如皇甫斌所云，襄阳应接司有鞑子奸细混入在内，暗里与鞑子交换军情。”韩侂胄叱道：“斯乃明摆着事，还用你讲？我要问你，那奸细是哪个？怎地有如此能耐，竟混入我朝心脏里来了？哪个狗官推荐的？”邓友龙道：“下官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韩侂胄道：“此事断不能拖延。限你今晚明晨，拿脑袋担保一名智勇双全干将，带他来见我。倘办不好此事，则自己写辞呈来罢！”邓友龙道：“下官明白。马上去办。”垂头丧气地趋了出去。

他回到家里，已是漏尽未时。他卸下官服，换上便衣，独自一人坐在内室喝闷茶，冥思苦想。

中原沦落金人之手有七十余年之久，只因岳飞被害，韩世忠归隐，再无宗泽之辈大喊“过河”，更何况将恢复中原付诸实施了。满朝文武，皆苟且偷安，光顾自己高爵厚禄，贪图享受，却忍一衣带水之不拯，虽以朱熹之大贤，亦以北伐恢复中原为疑，唯事空谈性理，故有识之士作诗叹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意谓不图规恢，腐化堕落，不知汴京沦丧前，亦是这般也！终于，韩侂胄当权，怒秦桧首倡和议，使国家民族百世深仇大恨不再有人提及，说动宁宗，追削秦桧王爵，改谥“缪丑”；大刀阔斧，将那班持偏安江南之议的奸臣、腐儒屡屡罢斥，道：“臣无二心，天之道也，



忍忘君父之仇？”追封岳飞为“鄂王”，市马厉兵，图谋收复中原，一时士气渐盛起来。前两年，金奉御完颜阿鲁带出使南宋，还报金章宗道：“韩侂胄秣马厉兵，将欲北侵。”金章宗以为完颜阿鲁带无事生非，反答了他五十鞭子，贬为彰德府一介小小推官。早有细作报来此事，韩侂胄吃了一惊，即差邓友龙使金，以探听虚实。时蒙古铁木真，亦即后世家喻户晓的那个成吉思汗，正在草原上疯狂崛起，常骚扰金疆边陲，使其不得安宁。有一义士夜半潜入驿舍来见邓友龙，具言金为蒙古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邓友龙大喜，归告韩侂胄，且上举兵北伐之书，与韩侂胄不谋而合。于是，韩侂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起来，将刺探金人机密军情一事，委邓友龙司责。经两年准备，宋师已在分界线上有所行动，大举北伐，恢复中原，已经暗里吹响号角。然在此紧要关头，安插在沦陷区诸耳目竟接二连三地被杀被拿，连朝廷心腹、襄阳秘密应接司统制官翟幼林也被暗杀了，便如谍报网已被金人撕了一般，这还了得？

邓友龙暗忖：“翟幼林素来缜密，由他主事秘密应接司，从未出甚差错，怎料紧急关头一连串机密从他这里泄出，自己也被刺死，料来那里情况严重矣！太师将修复之事责之于我，教我去何处找那么个智勇兼具之人？这御史官丢了，亦不足惜！唯坏了北伐大事，乃千古罪人矣！这如何使得？”却听“吱呀”一声，一人推门进来。邓友龙抬头一看，原来是他娘子。看官知她怎生模样？但见她四十出头年纪，却是妖冶不减新嫁娘，柳眉鸳目，桃腮笑脸，樱唇漆朱，玉臂笼雪，细腰堪折；银丝垂苏包头，金碧绸褂，辉煌绢裙，莲花绣鞋金三寸，沁肺香帕缠纤指。邓友龙见了，皱着眉头道：“又不出去会客，在家包头何也？老菜叶子一张，妆扮得妖形怪状，须知你老公看了要喷饭也。”邓娘子嗔道：“午后有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信使来，因你不在，我只好稍微

第一章

梳妆一下，代你出去见使者啰！”邓友龙听了，立时来了精神，问道：“辛稼轩？他也来了吗？”邓娘子道：“人家是何等样人，会来你这熊包府上？”说着，从袖里拿出一封信扔给了他，便在一边坐下。邓友龙笑道：“我与辛稼轩是何等交情，你还未知耶？”说着，拆开信看了，低首不语。邓娘子问道：“有什么事吗？”邓友龙道：“机密。”邓娘子便不作声了。须臾，邓友龙问道：“那信使现在何处？”邓娘子道：“他要讨了回信去，我便留他在客房里喝茶，等你回来处理。”邓友龙又问道：“可是前次来的那个？”邓娘子道：“不是。说来你又要不快，便是你最讨厌之人。”邓友龙睁大眼睛道：“赵从美？”邓娘子道：“正是。”

原来那赵从美乃宋太祖武德皇帝赵匡胤九世孙，是原临安知府赵师霁之子。这赵师霁聪明干练，才华横溢，政绩赫然，但也是丑声远播的马屁精。一次韩侂胄生日，文武百官争贡珍奇异物，谄媚韩侂胄。赵师霁故意最后至，取出一小盒献上，轻描淡写道：“愿献少果核侑觞。”并当场开启，里边是蒲桃小架子，乃粟金打成，上面挂缀着一百多颗大珍珠。在场者见了，皆感惭愧沮丧，脸上无光。韩侂胄有爱妾张、谭、王、陈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有十人。有人用北方夜明珠制成四顶头冠献给韩侂胄，韩侂胄给了四夫人戴；另十个爱妾见了眼红，亦欲有之，缠着韩侂胄不放，韩侂胄无法答应她们所求。赵师霁得知此事，立刻从鬼市上买来北方夜明珠，制成十顶头冠送给韩侂胄那十个爱妾。元宵节时，韩侂胄诸妾结伴夜游看灯，珠光竞月，临安一城之人围观如潮，争相称誉，羡慕不已。韩侂胄诸妾出尽风头，喜笑颜开，还家后在韩侂胄面前争为赵师霁求升官，韩侂胄遂擢赵师霁为工部侍郎。又一日，韩侂胄与宾客饮酒南园，散步经过山庄，指着竹篱茅舍道：“此真田舍间气象，所惜者欠鸡鸣犬吠耳。”俄顷，但听“汪汪”狗吠之声从草木丛里传出，众人



大惊，亟趋视之，则赵师巽伏于乱草堆里作摇头晃脑狗状，逗得韩侂胄哈哈大笑道：“好一条狗！”闻之者莫不鄙赵师巽之为人，竞相将他作为饭后茶余之笑料，道：“赵师巽所差者，未为韩太师饮黄汤耳。”赵从美原本中了武举，然因赵师巽之故，常被人嘲讽为“马屁精之子”，无地自容，一怒之下，离家出走，浪迹江湖，仗着一身武功，常在名山大川结伙为盗，以好勇斗狠为快，攀崖附壁为乐。

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时，一日与数宾客游山，路经一悬崖绝壁处，正好撞见二十余盗在攀登崖洞盗棺。那崖洞高达百余丈，白云在其下飘浮，山鹰在其旁翱翔，崖壁峻峭，平滑如镜。但见一红巾盗向崖洞飙上一枚有索飞镖，随着一声尖锐呼啸声，“扑”的一下，那飞镖结结实实地钉在一具棺材板上，即见红巾盗攀着绳索，头朝下，脚向上，贴着笔直崖壁，“嗖”的一下，扶摇直上百余丈，似被倒吸进崖洞里去了。辛弃疾等人远远望见，皆喝彩道：“好轻功！可惜不入正途。”只见红巾盗在崖洞上系牢绳索，于云雾中打一声口哨，谷应山鸣，悬崖下那伙盗贼个个攀着绳索，顺次而上，脚尖在峭壁上三点两点，便荡入崖洞里去了。辛弃疾谓宾客道：“我们过去看看，是何方人物，沦落可念也。”遂一起来到崖洞下。那崖洞里群盗开棺寻得一些古董，相继挟持滑下洞来，见了辛弃疾几个，吃了一惊，正不知他们是甚人。辛弃疾把眼去望那个红巾盗。但见他身高八尺，相貌宏魁，剑眉明眸，皓齿朱唇，三叉髭须，二十三四年纪，头上红巾飘逸，身穿一领素色绸袍，腰系淡青丝绦，足着一双登山牛皮快靴，斜坠着一口漆鞘宝剑。辛弃疾见其神姿峰颖，暗暗称奇，才待开口问话，却见红巾盗身后一獐头盗朝他们喝道：“你们是甚鸟人，敢来武夷山打扰我们玩耍？看你们是书呆子模样，趁我们山大王心情好，快快离开此地！”辛弃疾笑道：“山大王？男子汉生当作

第一章

雄杰，哪有混在深山老林中以山大王自诩者？尔等误矣！”群盗大哗，道：“此书呆真不知好歹，敢来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须是教他吃些苦头，他才会知道何为山大王。”辛弃疾与宾客听了，皆笑将起来，群盗愈怒。一盗谓红巾盗道：“大王，教训一下这些书呆如何？”红巾盗沉着脸，道：“冠裳人物，理应尊敬。”把手一挥，转身引群盗即走。辛弃疾见了，暗暗点首。时邓友龙在场，见了道：“去哪里？后生小辈见了老前辈，怎地如此无礼？”群盗听了，皆转过身来，怒目而视。一鼠目盗拔出单刀，过来便朝着邓友龙一刀挥来。邓友龙是个文官，见状唯有绕着辛弃疾几个走。辛弃疾几个皆未带兵器，纷纷躲避。鼠目盗追着邓友龙喝道：“大爷我不宰了你这书呆，誓不为人！”辛弃疾见了，便拦在面前，出手奇快，“倏”的一下，早将鼠目盗单刀夺下，并将他推了一个跟斗，滚出丈把远，“扑哧”一声，掉进崖边溪流里。群盗除红巾盗看出辛弃疾所使乃泰山流派徒手搏击中那招“为渊驱鱼”外，余皆未看清辛弃疾所使何招。獐头盗大怒，提剑便朝辛弃疾挑了过来，却听红巾盗喝道：“獐头子，住手！你不是他对手。”獐头子赶紧缩手回去。邓友龙在辛弃疾身后笑道：“小子倒还有眼力，自知不敌也。”獐头子喝道：“书呆休得无礼！我大王乃临安府尹赵师曷之公子，本朝开国武德皇帝嫡系子孙赵从美是矣！非其他山大王可比也！你们还不快快过来赔礼？”邓友龙几个听了，皆大笑起来，道：“原来是马屁精之子！”唯辛弃疾倒执鼠目盗那把单刀，向赵从美作揖道：“原来是赵公子，失礼！失礼！”赵从美最恨在衣冠人物前提起其父，獐头子不识时务，顺口吹了出来，果然引来邓友龙几个一阵嗤笑，怒火中烧，待要发作起来，却见辛弃疾丝毫未有嘲讽他之意，不由把眼仔细打量他起来。但见辛弃疾身高八尺，六十左右年纪，头戴方巾，面如傅粉，唇如点朱，紫髯虬须，凤目传神，举止风



流，身穿锦缎直裰，腰中丝绦迎风飘逸，脚下牛皮轻靴锃亮。赵从美暗暗称奇，抱拳还礼道：“先生见笑了！观先生出手功夫，来自北边流派，南朝罕有；观先生举止风雅，实高世人，亦非庸才可比。请恕赵从美冒昧，敢问尊姓大名。”辛弃疾答道：“赵公子过谦。老夫乃历城辛弃疾是也。”赵从美大惊，道：“原来是辛老英雄！辛老英雄当年聚众起义抗金，引数十壮士在五万虎狼阵中擒拿张安国，如入无人之境，直似探囊取物，何等骁勇，谁人不晓？正恨无缘一睹英雄尊颜，岂意在此天赐良缘，让吾辈一睹英雄不减当年之风采。”当下回头朝群盗喝道：“辛老英雄就在眼前，如何无礼？”便率先拜了下去。群盗闻说是辛弃疾，早惊呆了，皆一齐拜了下来。辛弃疾赶紧上前扶起赵从美，道：“公子请起，老夫曷克当此大礼？公子有才如此，不为国家效力，不自检点，甘处游侠鄙事，抛掷青春，良可惜也！”赵从美闻言而泣，道：“晚辈实进退维谷。”具以情告。辛弃疾道：“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遂收他为弟子。后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以赵从美为提刑厅百户，獐头、鼠目诸盗皆编入军中效力。

时韩侂胄欲排斥主和者流，一统人心，全力北伐，令赵师霁为文宣示文武大臣，晓以民族大义。不料赵师霁老奸巨滑，知韩侂胄志大才疏，所用皆纨绔子弟，北伐必败，遂不顾民族大义，不惜得罪韩侂胄，依附主和者流，力持异议，反对北伐。韩侂胄不虞赵师霁敢与他唱反调，大怒道：“是大奸避事，欲坏大事耶！”邓友龙本就鄙赵师霁为人，见状亦怒，遂将他劾罢之。而赵从美在辛弃疾手下却日见亲信，常作为信使往来临安、绍兴两地，交换机密。邓友龙因赵师霁之故，且赵从美又做过山盗，哪里看得起赵从美？只碍着辛弃疾之面，才稍假辞色而已。如今邓友龙正自心事重重，无计交差之际，闻说信使是赵从美，火就辣辣椒

第一章

雁丘泪

升起，又不便现于颜色，只好低头忍耐，哪还想得到写回信交他？

邓娘子见他气呼呼地俯首不吭声，便将手绢去他脸上—擦，道：“你怎么啦？为何一见赵从美送信来，就一脸不欢？人家好歹也是天潢贵胄，何处得罪你了？”邓友龙道：“我正有要事待想，他却来扰人心，怎地不恼？”邓娘子问道：“你有何要事？”邓友龙道：“韩太师令我今晚明晨荐个文武双全人物与他，办不好此事，我这侍御史就得卸甲归田。你教我一时去何处找这么个人来？”邓娘子听了道：“我看这赵从美刚毅深沉，谈吐清雅，倒像个人物。你平心而论，他可与其父一般少廉寡耻乎？浪子回头金不换。辛稼轩何等眼光，也会错看人？赵鼎、赵方不是辛稼轩所荐？何不荐了赵从美？”邓友龙瞟了她一眼，又低头沉思了一会，拍案道：“娘子言之有理！非常时刻，断不可对人抱有成见。尧黜鲧而用禹，卒成不世之功。辛稼轩信得过他，难道我就信不过他？我这就去见他。”说着，丢下他娘子，径往客房走去。

赵从美正在品茶，见了邓友龙，赶紧站起身行礼。邓友龙把眼去望他，但见他一身提刑厅制服，唯头上红巾仍旧，十分醒目，原先为盗时脸上那层晦气，早已为红光所取代，显得英姿勃发。邓友龙暗暗称奇，忖道：“果然不可带成见看人，若非娘子提醒，我怎会注意及他？辛稼轩多半不虚收用他也。”当下便道：“请坐吧，老弟！”赵从美知邓友龙素来瞧不起自己，一直以“老弟”称呼自己，也是因为看在辛弃疾面上，十分给面子了。他早已习以为常，并不介意，但也不愿在此多停留，便站着道：“小人身有多宗公事要办，无暇耽搁。请邓御史给了回信，即要告辞。”邓友龙道：“别忙！你来得好。我奉韩太师之命，正有一件非常重要之事交付与你去办。”赵从美道：“小人一介武夫，才疏学浅，恐难副邓御史所望。”邓友龙道：“非常时期，老弟勿须再谦虚。辛弃疾之弟子，非龙即虎，皆是国家栋梁之材。事情紧急，你得



留下。你老师那里我自会去关照。你且坐，待我将情况告知于你！”赵从美见他神态严峻，不禁为之色动，便依言坐了下来，听他有何话讲。

邓友龙年届五十，身高六尺，一张钢铁脸，两只猫眼，三络黄鬍子，佝肩偻背，貌殊不扬，穿着官服，将就得体，在家一换上裘裳，其容貌实难恭维。赵从美知他甚有学问，颇识大体，忠君爱国，义形于色，又是老师之挚友，故并不笑他长相之陋；即使他鄙视自己，也不耿耿于怀，唯思如何在北伐中一建奇功，令他刮目相看而已。但听邓友龙道：“老弟！北伐已经奏响序曲，中原收复，指日可待。然事有偶然，亦属必有。我朝潜伏在金占区诸谍报网为鞑子所破，已不能顺利进行，竟连襄阳秘密应接司统制官翟幼林也被奸究所害，事急矣！韩太师立时要遣一名干将去襄阳查清翟幼林被害的缘由。事关重大，非智仁勇皆具之士不可为也！故我要你担此重任，前去襄阳，建立奇功。”赵从美闻言默然，良久，道：“邓御史敢将此事付之于小人，足见御史委信寄厚，小人如何敢不勉力为之？然小人官卑无威，恐不厌人心。”邓友龙道：“老弟如此爽直，堪称英豪！我固知辛稼轩之卓识也！诸事毋须老弟担忧，一切皆有韩太师安排。时间紧迫，我换了衣服，便引你去见韩太师。”

他又匆匆换上了官服，与赵从美快马直驰枢密院，曲折迂回，来到机速房，阁吏通报进去，韩侂胄立刻召见。进入外堂，邓友龙道：“你先在此稍候，待我先去见太师保举你，然后再来唤你。”说着，便一人先进了内阁。须臾，邓友龙出来向他招手道：“进来吧！”赵从美便走了进去。时已黄昏，里面早已点起灯火，照得雪亮。一张大案后，韩侂胄端坐在太师椅中，身后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侍卫。邓友龙指着赵从美道：“太师，这便是赵从美，辛弃疾之弟子。”赵从美不及细看，行礼下拜。但听韩侂胄道：

第一章

“免礼！”赵从美谢过起身，便把眼望去。但见韩侂胄五十多年纪，中等以上身材，冠冕堂皇，羽眉鹿目，两颊瘦削，掩口胡须，穿一件崭新丝绸蟒褶，宽束一条绞花舞狮金挺带，正襟危坐，双目生光，直射过来。赵从美见了，心里暗叹道：“真英相也！不愧为韩魏公后裔！微斯人，这中原沦落鞑子蹄下七十年，谁会想着去救遗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前外人皆道他窃取权柄，排挤正人，看来不尽如实。”但听韩侂胄朗声道：“果然一表人材！邓御史，就委派他去吧！”邓友龙道：“太师英明。”便去一边小案上写着什么。

赵从美面对赫赫师尹，哪敢少怠？站得笔直。韩侂胄笑着站起身来，踱至他面前，拍了拍他肩膀，道：“不用拘谨，放松点！”赵从美但觉他袖里有硬物触及肩膀，颇感惊愕。韩侂胄见他神色，笑道：“啊！是一件宝贝。”说着，便去袖里解下一件东西出来，原来是一把半尺长银鞘短剑。韩侂胄把剑递给他道：“你看看吧！”赵从美双手接过，但见鞘上刻着一对鸳鸯，在荡漾碧波里耳鬓厮磨，活龙活现；剑铤是一只睡雁，羽毛丰满如真；剑格护手上一面刻着篆体“龙泉”两字，一面刻着颜体“生死永随”四字。他好生喜欢，拔出剑来，却原来是两把剑，一雌一雄合而为一；那鞘子竟也是分开的，用两小银钩搭做一处；两把剑全是用百炼精钢打成，在烛光下闪闪发光，翻动之际，便有一绒耀眼光蓝光绕着剑刃来回滚动，寒气逼人，然又无险兆之感，反似一件珍贵饰品。他又惊又喜，赞不绝口，道：“宝剑！端的是宝剑！”他看了又看，羡慕不已，良久才将剑插回鞘中，依依不舍地奉还给韩侂胄。韩侂胄用手拦住他胳膊，笑道：“你喜欢是吗？那就送给你好了。”赵从美听了，慌忙道：“这如何使得？小人如之何敢收太师如此贵重之物？”韩侂胄道：“这剑是乘舆所赐之物。我身为太师，得罪人多，常恐遭遇不测，故将此剑携在身边，以防



意外。”赵从美道：“既是这样，那太师留着以防万一，岂不很好？”韩侂胄笑道：“拿如此短剑防身？我是说人事难测，万一我为奸贼所误，焉能受辱于此辈？拿此剑自我了断耳。你若盼我拿此剑自我了断，则将此剑还我；若不，则收下此剑。”赵从美道：“太师既如此厚爱，却之不恭，敢不斗胆珍藏之？”拜而受之。韩侂胄笑道：“区区一件小物，何足道哉！”

此时邓友龙已写完一纸，道：“禀太师，信已写好。”韩侂胄道：“念！”但听邓友龙念道：“大宋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平原郡王、平章军国事韩侂胄谕：今以绍兴府提刑厅百户赵从美为特使，赴襄阳审查前统制官翟幼林被害一事。凡特使所需，襄阳府即当协办，不得推诿；提刑厅人员，上下概由赵从美调遣，不得阻梗。违令者不论官职，皆以通金论处，军法从事，决不轻贷。特谕。大宋开禧元年七月丙寅。”赵从美听了感动。韩侂胄从邓友龙手里拿过信，去案上盖了相印，封皮封了，递给赵从美道：“朝廷军机，全看你了。有何需求，邓御史会为你办妥的。”赵从美双手接过信来，答道：“断不负太师厚望！”便随邓友龙拜别出来。

邓友龙引赵从美回到自家府上，留他在客房吃饭，自己即忙着办事。赵从美刚放下箸，邓友龙便交给他一枚虎符，一张一百两银票及五十两纹银，对他道：“老弟，军情火急，你天一亮即刻动身，路上切不可耽搁！凭这枚虎符，你可以在沿途各驿站随意挑选快马；这银子与银票是路费。你要帮手吗？”赵从美道：“路上不用。襄阳人才颇多，需要人手时，自然会有。”邓友龙道：“很好！老弟，莫负朝廷与太师厚望！”赵从美道：“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辞了出来。

他在回驿舍路上，忽然沉思道：“好久未回家了，未知父亲何如矣！他是个官迷，自被革了职后，必定消沉，日子不好过。